

通志彙解

仁12
1411
151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息攸反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開在反豈弟音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徒彫反偉直弓反革冲冲和

鸞雍雍萬福攸同

李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

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

詩為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

毛詩卷二十一

通志堂

分別也。蓼，毛氏曰：長大貌。如所謂蓼蓼者，莪是也。蕭，爾雅云：似白蒿，莖麤，斜生，有香氣。滑，毛氏曰：蕭上露貌。說文亦以為露貌。鄭氏曰：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蓋鄭氏既以四海為四夷，故其說以蕭喻諸侯之賤者。然詩人之意，蓋言露之被蓼，蕭猶澤之及四海。若以蕭為諸侯之賤者，而湛露之詩又以豐草比同姓之諸侯，則其取譬為不倫矣。王氏以蕭香能上達，譬諸侯以德善自通於天子，此皆強求其義。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言諸侯既見君子，則輸其情意也。蘇氏

曰：其既見君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亦不必如此說。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諸侯既見天子，天子則與之燕而笑語，則是以有譽而無間言有處而無失位，以譽處為諸侯之事，非也。據此詩章末句，皆是稱贊天子之辭，如言壽考不忘，是天子之壽考也。令德壽豈，是天子之壽豈也。萬福攸同，是天子之萬福也。不必作諸侯之事也。灤灤，毛氏曰：露蕃貌。說文曰：露濃貌。龍寵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則

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則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
 則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則指第四章惟以寵光
 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為寵是也如長發之詩曰
 受天之龍亦是以龍為寵也為龍為光言天子宣
 寵光被及於已也其德不爽言天子所以待之者
 其德無有差忒也宜其享壽考之報而斯民常不
 忘之也泥泥露之沾濡貌孔燕豈弟言恩意之厚
 故諸侯甚安之而又且樂易也兄弟同姓之諸侯
 也天子既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
 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
 弟之國無所不宜非也毛氏言為兄亦宜為弟亦

宜亦非也令德壽豈言天子既已如是宜其有令
 善之德而壽又且豈樂也濃毛氏曰厚貌說文曰
 露多也倅轡也革轡首也爾雅曰轡首謂之革郭
 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之者謂之
 倅皮為之沖沖垂飾貌和鸞毛氏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鄭氏注禮記曰在式曰和在衡曰鸞雍雍
 鳴之和也此有二說鄭氏則曰諸侯燕見天子天
 子必乘車迎於門王氏則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
 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倅革和鸞矣此二說皆通
 萬福攸同言天子能如是宜其萬福聚而至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四朝成王以禮享之故

曰澤及四海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澤及四海言成王之恩及四海之長伯也諸侯之朝於天子未得見也於此則有願見之心其既見也則有自慰之心此人之情也故曰我心寫兮李迂仲以為此詩末一句皆為諸侯稱贊天子之辭此大不然夫是以有譽處兮蓋以諸侯之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而終身有美譽以處其身也是亦為龍為光之意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言人君所以待我諸侯者其德之不差爽如此則我諸侯雖終身不敢忘其德也令德壽豈則非惟不敢忘其德而亦當終身佩服其德也君待我

以樂易之德我諸侯其敢不以樂易相與乎萬福攸同言諸侯均受天子之福也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則知此詩皆諸侯被天子之澤而歡悅之辭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李曰湛湛露茂盛貌晞乾也露之沾濡萬物非見日則不乾譬如天子之燕飲諸侯厭厭而至於夜非醉則不歸也厭厭安也夜飲而至於厭厭然而安則其威儀可知也豐草喻諸侯也在宗載考考成也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則成之他人則不敢也杞棘亦是喻諸侯但變其文耳鄭氏以為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歐陽已闕之矣而鄭氏於豐草則又以喻於同姓之諸侯於杞棘則喻庶姓之諸侯於卒章則以桐椅喻二王之後詩本不如此皆是臆說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明允之君子皆有令善之

德以見其醉而未嘗過差也其桐其椅言桐椅之為木其實離離然以垂以譬君子之有威儀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皆是飲酒無失不為酒困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夫飲酒而至乎亂非飲酒以禮矣觀湛露之詩正所謂以禮飲酒矣天子燕同姓諸侯不可以不厚既待之厚則易至於失節今也夜飲醉歸而不至於亂可謂有節者矣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夜飲則恐至於無節今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書曰越庶國飲惟祀又曰德將無醉醉者必至於亂今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蓋非夜飲醉歸則無以見其待之

之厚非有令德令儀則無以見其飲之有節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石崇欲表免之裴楷謂崇曰足下飲人以狂藥而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夫飲酒而不責人以禮是晉人放曠之俗然也若先王盛時豈有飲酒而不能由禮者哉今誦湛露之詩遙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無有喧譁失禮者雖不假劉章之軍令自然無失禮者矣嗚呼休哉

黃曰湛露之詩必是成王燕諸侯之樂章也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其同力王室功不細矣成王即位之初因諸侯之朝而享之厭厭夜飲

以盡其情不醉無歸以極其歡然酒所以成禮而醉則易至於廢禮今曰在宗載考成也言其既醉而終以禮成之也其與所謂載號載呶亂我邊豆者異矣德將無醉則易至於無德今曰莫不令德言其既醉以酒而飽以德也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未醉則威儀抑抑醉則威儀怱怱今曰莫不令儀言其雖醉而威儀益善也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僊僊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為成王之盛時也鄭氏分為同姓異姓與二王之後先儒已辨之矣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尺昭反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尺昭反今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尺昭反今受言橐古刀反之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李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

享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見文四年

杜元凱曰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

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惟彤弓以覺報宴則知彤弓

之賜蓋所以報諸侯之功也如周平東遷晉文侯

有夾輔之勲故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至其後襄王

之世晉文公獻俘于楚王王享晉文公命之宥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周室東遷之後賞罰

無章然其弓矢之賜惟及此二人則可謂不妄賜

矣以周之衰猶如此則先王盛時可知矣彤弓朱

弓也說文曰弓反末也謂弛之而體反也受言

藏之此有兩說鄭氏曰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

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王氏曰功成而獻王王受

而藏之以待賜也此兩說一則以為諸侯藏之一

則以為王藏之然此詩乃是天子賜有功諸侯則

當以為諸侯藏之也然鄭氏曰受出藏之乃反入

也詩中只言受言藏之不必以出入為言也又有一說藏之家以示子孫亦不必如此詩言以此弓賜諸侯諸侯則受而藏之也言者毛氏以為我鄭氏以為策命以為我則下文言我有嘉賓蓋指王者也王者既稱我諸侯又稱我則其文無別以為策命其言雖有所據則又穿鑿矣要之言者語辭也如左氏傳言歸于好正此類也天子之賜諸侯必有享禮出於至誠既設鐘鼓之樂於是早朝而享之大飲賓曰享謂早朝之時而設此禮也載者載以歸也右毛氏以為勸鄭氏以為主人獻之賓賓受爵奠於薦右經言一朝右之鄭氏以為奠

於薦右非經之旨王氏曰其享也尊而右之也當從王氏之說蓋其享之也所以尊之故也橐韜也疇毛氏以為報也鄭氏以為疇酢也當從毛氏之說蓋錫之弓矢又享之所以報其功也左氏曰以覺報宴是也

黃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者況盛時乎成王之諸侯直曰燕之而已至於錫諸侯則必曰錫有功諸侯吾見成王之錫命固不輕而作序者之一言

一字亦不輕也然此詩固錫諸侯之詩無疑矣而必曰天子云者古之盛時諸侯無私會燕諸侯必天子也諸侯無專命錫諸侯必天子也序詩者謹而書之為萬世法焉

菁菁子丁反者莪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李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人君非徒有

以養之抑亦有以教之使為人君者苟能盡君師之道以長育人材則天下之人知夫人君所以養育人材如此其至安有不滿其意而喜樂哉使人君不能養育人材則天下皆有弃材雖欲天下喜樂不可得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觀此則知天下喜樂在於養育人材可知矣文王之時詩人稱其於樂辟雍是天下之人以辟雍為可樂也僖公之時思樂泮水是天下之人以泮水為可樂也然則人君能養育人材天下其有不喜樂乎莪草名也生於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其莖可食菁菁盛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韓文公曰天下美之之辭也言既見君子則其人樂易而有威儀也歐陽公乃曰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王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也有道其可以接耳目者禮樂而已禮履此者也履此故動容周旋中禮樂樂此者也樂此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之蹈之所謂樂也動容周旋中禮所謂有儀也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蓋曲說不足取也中沚沚之中也中陵陵之中也中沚中陵亦如中阿也錫我百朋古者以貝爲貨五貝爲朋言受祿之多也韓文公曰百朋

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錫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王氏則以此章爲材之成就其說曰材成然後官其材祿其功乃所以長育之也此說固無害而繼之阿大陵也始曰中阿矣今曰中陵者長育人材之道以樂且有儀爲大錫我百朋爲小以樂且有儀爲先以錫我百朋爲後則鑿矣黃魯直大雅記云竊以爲不特讀子美之詩如此王氏之於詩以爲陵有小大前後之序則古人之詩無乃委地乎此不可不戒也汎汎揚舟載沈載浮韓文公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蓋君子之於人材其材

不可以不取小材則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於此則短於彼或優於彼而劣於此君子莫不因其材而用之既言君子如此則我心休而美之也

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地之美者雖有惡種不能生也地之惡者雖有美種亦不能生也至於江臯河濱之地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君子有長育人材之道則貪者可使變而為廉詐者可使變而為直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則天下無有不中不材者矣周之世雖曰得人之盛原其效皆由長養之所致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不待於教育而亦

能成也以此觀之周之時所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要其成莫不皆豪傑之士原其本也必有所自也

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夫天之生才豈為周而增之豈為秦而損之惟上之人教育之如何耳

黃曰菁莪詩蓋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學者歌此詩焉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為今日之用又樂育材以為後日之用成王好賢之心無有窮已故其尊賢待士之誠亦無有窮已惟成王樂長育人材故天下亦樂與成王此如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心之所

感不能自己者文王之辟雍人樂之僖公之泮水
 人亦樂之故菁莪詩皆喜樂之辭成王之於人材
 其未成者養之其既成者祿之小以成小大以成
 大而人材無有所遺有君如此則人情之喜樂如
 何邪韓文公舉是詩最為詳備學者當自攷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
 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此物四驪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
 茹整居焦穫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

牡既佶其一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於鵠反御諸友魚白交反鼈卑列反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李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

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

厲王之世斯道埽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祖宗

之業也鹿鳴之詩雖廢苟能敦和樂之誠則鹿鳴

其有不興乎皇皇者華之詩雖廢苟能行忠信之

風則皇皇者華其有不興乎常棣之詩雖廢苟能

充兄弟之愛則常棣其有不興乎自伐木以至於

菁菁者莪莫不皆然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以厲王之

世非其人則文武之政安得而不息宣王以中興

之主承厲王之業而有撥亂之志其人存矣文武

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詩因四夷交侵之

故而備言也唐孔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

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言見缺者為剛君父之義

不言缺者為柔臣子之義以文武之道同故俱言

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此皆求馬於牝

牡玄黃之間不足以論詩也由庚之詩本在於南

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間而不依於序者何也唐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如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時故下從其類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前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可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王氏又從而為之說曰序詩者進由庚於南有嘉魚之前而退南山有臺於崇丘之後何也蓋其說以為陰陽失其道理則是人君不能用道人君不能用道則賢者亦必不安下亦必不得其所矣萬物不遂則是人君不能

成物人君不能成物則必無賢者以立邦家之基矣此蓋附會其說以合此序不足取也設若倒其辭曰賢者不安則陰陽失其道理為國之基墜則萬物不遂亦何有不可以此知其說蓋出於附會不足取也六月之詩毛氏則為宣王自征王氏則以為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迫逐乃至於大原鄭氏則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之說以為自征者蓋以下文載是常服為王戴太常然常服只是有常之服不必作王之太常也棲棲毛氏曰簡閱貌王氏曰棲棲然而不靜蘇氏曰棲棲不安也蘇氏之言為有據此

正與論語丘何為是栖栖者同孔氏棲棲猶皇皇也則知棲棲蓋言其不安也六月盛暑豈是出征之時今也乃至於興師者以獫狁之難不安故飭其戎車也四牡騤騤然言四牡之盛壯也常服鄭氏曰韋弁服周官曰凡兵事韋弁服蓋軍事之常服也熾盛也獫狁之盛我是用急以討之于鄭氏以為于曰也毛氏以經凡言于皆以為往當從鄭氏之說按左氏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自克而卒無後杜元凱以于

為曰正與此同此章蓋言宣王命吉甫於六月之時出伐獫狁故我是以出師其所出師者豈得已哉以王命之蓋將以正王國故爾此物四驪周禮曰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今乃此物者同力之馬也此此同力之馬不厭其同色也比物四驪言四驪之馬比同其力也閑之維則言其閑習之有法度也馬既閑矣而我服又成可以出征矣故曰于三十里也古者師行三十里故爾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天子命之出伐蓋欲其佐助天子事也四牡修廣修長也廣大也顯毛氏曰大貌說文亦曰大貌

則顯為大貌可知惟其四牡如此故可以伐玃狁而
 奏膚公也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
 又言將帥之德如此兵事以嚴終固在於嚴也翼
 敬也既嚴而又翼敬其慎重如此夫兵凶器也戰
 危事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臨戎之事尤貴於慎重
 李廣之簡易不如程不識之嚴故以嚴為貴有嚴
 有翼共武之服言有嚴有翼可以成武事矣武事
 成則王國安得不定乎茹度也言玃狁不自量度
 而整居焦穫焦穫地名今在永興軍爾雅曰周有
 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也鎬方皆是北
 方之地名鎬非鎬京也涇陽乃涇水之北織文鳥

章鄭氏織微織也鳥章畫鳥隼之文章於其上白
 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大車十乘先啓
 其行以衝突乎其前也此章蓋言玃狁不自量度
 輒敢猖獗焦穫之地安然而居之以侵伐於中國
 也其猖獗如此則不可以不征之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言其旗章之盛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言其車
 馬之壯惟其車旗既盛而壯故可以征之也戎車
 既安如輕如軒此章又言車馬之盛也戎車既安
 矣從後視之則如輕從前視之則如軒言其調也
 倍壯也言四牡大而又閑習也惟其如此故可以
 伐玃狁至于大原驅逐之出境而已聖人之於夷

狄一視而同仁豈有內外之別哉惟先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然夷狄之民皆吾赤子也豈可若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深入不毛之地開疆拓境以快一時之忿哉此非先王之仁心也先王之於夷狄豈有意而征之其所得已而征之者蓋以吾民迫於禍患不得不征之也惟其如此故於是稱美其將帥之德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蓋稱美之辭也吉甫之爲將文武兼備則可以爲萬邦之法必不至於窮兵黷武也吉甫燕喜此又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又多受其賞賜也其所以與之燕者以吉甫之爲將自鎬而歸其行役之時日

月甚久也然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諸友也魚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侯誰在矣言誰與於飲燕之列乃張仲之孝友如此則吉甫之所以與友者無非賢者也觀吉甫之文武張仲之孝友則周家得人之盛可知矣善於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友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禮記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起兵動衆今宣王乃以六月之時而出師者夫盛暑流金爍石之時無乃毒民乎蓋六月而出師非宣王之本心以玃狁之侵伐不得不然如此吾民困於夷狄之患不能自存而爲人上者安坐而不救以爲冬夏不出師則遠境之民實受

其害矣豈人君愛民之心哉故必從權而興師也
 至於後漢竇憲以六月之詩而伐北狄唐太宗以
 四月出師至九月而還此豈夷狄之罪蓋出於一
 時之忿驅民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鏑之下其不
 仁如何哉以是知六月而出師有宣王之心則可
 無宣王之心則虐矣

黃曰嘗觀文武所經營之治與成王周公所以守
 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自修
 身親親尊賢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終始不可缺一
 一詩廢則一事廢事事廢則周道衰而為厲王一
 時此夷狄之所以侵而中國之所以微也夫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厲王之時小雅之詩非不存也惟舉是政者無
 其人耳宣王起而復振之明文武之功業而周道
 粲然復興六月之詩因宣王北伐之事而備言四
 夷交侵以明其得失之跡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
 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興師動眾今宣王以六月而
 北伐以爍石流金之時而驅民於凶器危事之地
 宜斯民之怨嗟而不樂為之用也今觀此詩而當
 時之民皆以為當然者予嘗論之東山之役以三
 年之久而人不怨北伐之詩以六月之時而人樂
 為用蓋致東山之役者非周公之本心也迫於三

監之亂而不得已耳速北伐之師者非宣王之本
 心也迫於玁狁之侵而不得已耳民人知其上之
 出於不得已雖三年而人不以為久六月而人不
 以為暴蓋人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噫宣王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玁狁之患意其必
 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四驪之馬則閑之維則四
 牡之馬則既估且閑共武服者有其敬先啓行者
 有其車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矣然宣
 王亦豈恃其車馬器械之盛而示威於夷狄哉于
 出征于三十里未嘗有速進之心也薄伐玁狁至
 于大原未嘗為深入之計也非宣王之君吉甫之

將能若是乎詩人於末章言吉甫之賢而及於
 仲之孝友以見吉甫之所與為友者如此則吉甫
 之為人可知此形容之至也

采芑起音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側其畝方叔涖音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許力簟第音魚服鈎膺條音革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

止約軼新支錯衡八鸞瑒瑒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

葱珩音行音歛惟必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音鉦音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顯反蠢爾蠻荆大

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評獲醜戎

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

狁蠻荆來威

李曰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患故北伐矣南有蠻

荆之患故南征矣於北言伐於南言征者唐孔氏

曰便辭耳此說是也按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以征為上伐下則征伐之義有不必

辨焉芑之名有二穀也菜也豐水有芑孔氏則以

為菜惟糜惟芑孔以為穀王氏於薄言采芑亦謂

之穀按陸璣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

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以蒸為茹則是菜名也

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曰今白梁粟好穀也則是穀

名也王氏皆以為穀不知何也徐安道亦從其說

而曰毛氏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惟糜

惟芑為穀要之三物皆穀爾蓋以惟糜惟芑故可

為穀也薄言采芑豐水有芑不知果為穀果為菜

乎詳觀此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則田中所生

宜生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

穀不如闕之以俟博物君子新田菑畝**爾雅**曰一

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孫炎註曰菑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舒緩也

而鄭氏坊記注則又曰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且當以爾雅為證孔氏曰鄭氏謂熾菑南畝為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又在于彼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竊謂不然蓋鄭氏好改字以倣載為熾菑故其說如此不可以取信也且如後世江南人多畬音奢田用此畬田之字其音不同劉禹錫詩曰何處好菑田團團漫山腹白樂天詩曰畬田有粟何不啄江南人其法縱火拚蓋灰經雨下種歷三歲泉脈竭不可復種藝往往與周之時畬畝又別也觀此二句其說頗為難曉毛鄭皆謂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亦以

養成人才為說歐陽以毛鄭之意為迂踈而自謂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蠻荆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此說雖近於南征之意然其意與下文不相應惟蘇氏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在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及其采芑也則逸故宣王之南征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此說為近蓋宣王之命方叔為將而有師旅車馬故以此取喻言新田菑畝之中有此菜亦如宣王之時有此車馬之盛也涖臨也方叔臨而視之則具有三千之

乘天子六軍六軍只有千乘今乃有三千鄭氏曰
 宣王乘亂羨卒盡起此說不然故王氏曰其車三
 千蓋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先儒以為
 羨卒盡起非也蓋宣王承厲王之後能會合諸侯
 之師而其車有三千乘使其微弱如厲王之世安
 得復會諸侯之師如是盛乎桓王之時伐鄭王為中
 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其合諸侯之師但能備三軍之數
 況欲得三千之車乎故毛氏曰言周室之強車服
 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孔氏則因其說而曰必
 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
 宣王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此
 說為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
 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世之不然也師眾也千
 毛氏以為扞試用也言其士卒皆有佐帥扞敵之
 用不如程氏以為師千猶今云甲兵試肄習也方
 叔率止言方叔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其率而行
 則乘此四騏之馬四騏之馬又皆翼翼然而壯此
 蓋言其馬盛也路車有奭此又言其車之盛也言
 其所乘之路車而有奭奭赤貌又有方文之簟以
 為車之蔽飾第蔽也車之所載又有魚皮以為矢

服矢服即采薇所謂象弭魚服是也鉤纓盤纓也
 在膺則有鞶纓之飾又有幃皮以為轡首之革而
 垂之言鉤膺則知所謂路車蓋金路也故唐孔氏
 曰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乘之者或方叔
 為同姓也中鄉鄭氏曰美地名交龍為旂龜蛇為
 旒旂旒央央此言旂物之盛也軹長轂之軹也考
 工記曰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也是為長轂約
 者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輪人曰容轂必直
 陳篆必正篆轂約也衡馬飾也錯衡者雜其文采
 於車之上也約軹錯衡而其車之行則又有八鸞
 之瑒瑒然而鳴孔氏曰錯衡不知何所用也然按

荀子曰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知
 錯衡八鸞者皆以為耳目之歡也服其命服服其
 所受於王命之服也皇猶煌煌也如所謂皇皇者
 華蓋言其鮮明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而繼之
 曰室家君王天子朱芾此言朱芾者蓋諸侯之服
 也故毛氏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有瑒瑒珩言其
 所佩又有瑒瑒之聲乃蒼玉之珩也馱彼飛隼急
 疾之鳥也陸氏曰隼鷓屬一名雀鷹蓋逐疾之鳥
 戾至也馱彼飛隼鄭氏以為飛乃至天喻士卒勁
 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
 行也王氏以為馱彼飛隼其飛戾天者言士卒之

四廿七
猛疾奮厲如此亦集爰止者言士卒之服聽號令
如此程氏則以為言將之才士之眾且勇進退得
宜趨舍有節隼之疾急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
盛用之有節而不過也蘇氏則以為隼之飛而至
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
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此說未敢
以為然蓋詩人但言士卒之猛如隼之飛而戾天
今皆集於此士卒皆有奮厲之力今亦皆集於此
而將用之也鉦說文曰鐃也鉦人伐鼓者鄭曰鉦
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之爾此說是
也陳師者陳列其眾也鞠誓也言誓眾也王氏曰

陳欲廣故言師誓欲徧故言旅其意以師旅分眾
寡且如陳師鞠旅可以分眾寡則班師振旅亦可
以分眾寡乎此但便於辭耳顯允方叔既明且信
之方叔而其伐鼓則淵淵闐闐然淵淵伐鼓聲也
闐闐說文作從門從真蓋言其將戰則伐鼓以作
士氣及其振旅也則闐闐然而氣盛猶有餘勇也
蠢動也言蠻荆蠢動而無知以小邦與大邦為讎
元大也毛氏曰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亦不必如此說但是方叔為一時之大老如趙充
國曰無如老臣是也夫將兵而年少摧鋒可也安
知大事乎如所謂口尚乳臭則安能禦敵哉故必

元老而後可以壯其謀猷也惟能壯其謀猷故其南征也必執其可問者獲其有罪者而其所乘之戎車嘽嘽焯焯然而衆盛其聲之發如霆如雷此皆言有可畏之威如此顯允方叔顯明允信也此末三句言方叔之爲人其威聲振動於蠻貊向者嘗伐玁狁而玁狁旣服矣今伐蠻荆而蠻荆安得不畏乎以此見方叔之元老威名素著於夷狄故夷狄之人皆聞風而服也如郭子儀之於回紇薛仁貴之於突厥聞二公之名固已先破其膽矣安得不服哉

黃曰

予嘗讀采芑詩知天下不患無兵而患無將

宣王當厲王之後兵威之不素振士卒之不素練車馬之不素習若無可以支敵者今也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今曰諸侯之師而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若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焉新田者方成新柔之田也菑畝者始殺其草木之地也中鄉者至狹之地也而皆可以采芑特患耕之者無其人耳宣王雖繼亂亡之後而士卒之衆車馬之備者如此以方叔爲之將也故此詩言方叔涖止又言方叔率止言顯允方叔又言方叔元老宣王得一吉甫而玁狁自服得一召虎而淮

夷自平得一方叔而蠻荆自畏予請以是為擇將之說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田車

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躡躡五刀反建旄設旄搏獸于教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

芾金舄音會同有繹亦音汲拾既飲次音弓矢既調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失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曰復古者復其祖宗之舊也即下文所謂復文

武之竟土復會諸侯於東都是也宣王內修於政

事然後外攘於夷狄也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此舜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於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此益之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向使不能

內修其政事而欲外攘於夷狄未有不為禍者也

如秦皇漢武非不服夷狄也然弊內以事外四夷

雖困而吾民已不聊生矣此攘夷狄之策必先於

內修政事也此序言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是按上

篇而言亦猶魚麗之序先承上篇而言文武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然後方說本詩之義此
 序言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蓋按上篇南征
 北伐然後方說本詩之義也既能攘夷狄則境土
 自復也方其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此境土所以日
 促也夷狄既已遠遁不近於中國此境土所以復
 也武王既得天下其境土之廣可知矣而乃兼言
 文王者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境土浸以
 充斥自文王始也既能復文武之境土猶能不忘
 武備以修車馬以備器械為念蓋除戎器以戒不
 虞古之道也不然則如蕭俛消兵其禍豈小哉當

時境土纔復而河北未幾復為賊陷以無武備故
 也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文武成康之盛蓋常會諸
 侯於此其後微弱不能率諸侯以會東都之地至
 宣王中興遂能舉此廢典也東都王城也既會諸
 侯遂因而田獵以選車徒焉左氏曰夏啓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
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
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
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
堅也同齊也宗廟齊亳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尚疾也此言同蓋謂齊力也龐龐毛氏

曰充實也車既攻矣馬既齊足矣四牡又充實矣此所以駕而往東都也王氏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三者非修政事不能致也致此三者然後能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按詩序所謂外攘夷狄蓋指上文而言其曰復文武之境土而後繼之以修車馬備器械蓋謂不忘武備也非謂修車馬備哭械以攘夷狄也孔阜程氏曰肥壯也甫草毛鄭之說不同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鄭氏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按左氏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則圃者鄭圃之名故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為

甫田固非其字又以甫草為甫田之草其說為迂當從毛氏說穀梁亦曰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故於是駕而往狩也之子于苗四時之獵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今此詩既言行狩此又言于苗者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為冬獵名爾非宣王發意向東都歷冬夏也此說是也之子程氏曰猶云吾二三子指所任事者也選謂簡車徒也言其軍常靜惟選

車徒之時則其聲踴然以見其非選車徒之時則常肅靜也教地名左傳所謂師覆于教前是也既選徒矣於是建旄於車又設旒於旄之首遂往搏獸于教之下也駕彼四牡此章則言諸侯之來會也駕而來其四牡之馬又奕奕然而閑習赤芾金舄之服而與於朝會之列皆以爵之尊卑而陳列於其位次故以有繹言之繹陳也金舄黃赤色也決拾既飲此又言其射事之備也吳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遂也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飲說文曰便利也言當與手指相次比而後射得便利也弓

矢既調鄭氏曰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蘇氏曰言無不善射故謂之同柴說文曰積也言獲禽之多而積於此也程氏曰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言御者之良駕四黃而兩驂不相依倚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之良不失其驅馳之法故射者發矢必中如推破物也穀梁曰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正謂此也蘇氏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其射者乃能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此說為盡然其說亦本於孟子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此言但聞馬鳴之蕭蕭

旆旌之悠悠矣蓋軍之肅靜而不喧譁也夫軍士
 惡踴楚師在陳而踴合而加踴識者知其必敗今
 其靜如此則其軍之整肅可知歐陽公詩有曰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藩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
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做此二句
而作也驚猶做戒也徒御不驚言其徒御不做戒
乎大庖不盈言其大庖不充盈乎大庖即禮記所
謂充君之庖也有聞無聲毛氏曰有善聞而無喧
譁之聲王氏之意亦與此同不如程氏謂師之行
不聞其聲當從此說言其軍之靜也允矣君子允
與顯允方叔之允同言君子之明信故能如此展

也大成展誠也言誠哉功業之大成也車攻之詩
 八章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
 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
 詩人之善形容也如司馬相如上林之賦蓋做此
 詩而作然其言倍於車攻之詩其長數十倍其所
 迷人君之德比車攻為何如哉揚子雲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以車攻詩與上林賦
 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

黃曰予嘗因車攻之詩而為之說曰武帝窮兵於
 四夷既服之時蕭俛段文昌銷兵於兩河甫定之
 初其失均也武帝弊內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

狄夷狄雖困而吾民亦與之俱弊此不知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之說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
慮故境土之復未幾而河北已為賊有此不知修
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說也宣王之於
夷狄彼未服而不忘其在我之自治彼既服而亦
不忘其所以在我之自備修政事以攘夷狄除兵
器以戒不虞何宣王之能自治也方是時文武之
功業已明於天下文武之境土已入於版圖若可
以自逸矣田獵一事宣王必因之選車徒焉則宣
王之田獵豈若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者哉嗚
呼厲王之時諸侯不朝宣王復興諸侯畢會其中

興之功何盛歟韓文公作石鼓之歌曰周綱陵夷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會諸侯
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韓公之歌予
請以此證之然以石鼓之作為宣王之時則未必
可信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鹿麇

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表驕

反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

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

李曰

周宣王既慎於細微之事又能以禮接於臣

下莫不備盡其誠心以奉上也此皆據此詩中而

通志堂

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慎
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
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
戊者剛日也日之吉也外事用剛故選以剛日之
吉孔氏曰日有剛柔馬有牝牡將乘壯馬故選用
剛日故言維戊也此說非也既伯既禱爾雅曰既
伯既禱馬祭也故毛氏亦以伯為馬祖周禮春祭
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曰馬祖天
駟而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孫炎曰龍為天馬蓋房
星是天駟則馬祖者是房星也既伯既禱者言於
馬祖之處而祈禱焉宣王之田獵用馬之力以田

獵故禱於馬祖以求馬之壯健焉皆所謂慎微也
其田獵之車既好矣其四牡又盛大矣王於是乘
之升彼大陵之上以從逐其羣醜也鄭氏以為醜
衆也蘇氏以為類亦是衆之意爾雅曰槐棘醜喬
桑柳醜條椒檉醜棗桃李醜核皆是以醜為類此
言從其羣醜以見其禱馬之效也吉日庚午既選
戊午之剛日以禱馬又選庚午以擇馬差擇也獸
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麇鹿之麇麇衆
多也說文爾雅以為鹿之牝也麇麇毛氏曰衆多
也鄭氏曰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鄭氏所謂麇
牡曰麇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

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說說文於此作從口從虞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氏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獸乃自漆沮之水驅之以至天子之所也漆沮水名也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言視彼中原之地禽獸大而且有孔氏於漆沮之從云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言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

逐之事以相發明也儻儻說文曰行貌俟俟說文曰大也言其行而儻儻又且大而俟俟也或羣或友言其或三而成羣或兩而成友於是從禽獸者悉皆率之以進或左或右以燕天子也乃與駟騏之詩所謂奉時辰牡之意同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發矢而中彼小羆又殺此大兕殪壹發而死兕爾雅曰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此獲禽獸者且以御賓客而酌醴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左氏曰王享醴命之宥享之有禮是天子之飲酒也夫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二曰賓客即此所謂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三曰充君

之庖即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天子之務一日二日萬機其事之多如此而乃留意於祭馬祖者疑若區區於細務也蓋事之小者猶能如此則其大事可知也宣王中興當是時如命相如擇賢錫諸侯如遣使者皆國家大事無所不盡其善蓋事之小者猶如此則事之大於禱馬者宜其無所不慎矣及其末年則籍田之禮可行而不行料民之舉不可行而行如白駒黃鳥之詩言賢者退而窮處不得其所事之大者猶如此則其細事可知矣人之勤怠不同如此方其勤於始也兢兢業業雖小事而必慎及其怠則心驕而意侈雖大事亦有所

不暇焉故以吉日之詩觀之則可以見宣王之勤於治故詩人作此吉日之詩蓋以見宣王之慎微也如翼奉之說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以其說徇於陰陽既透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寔失可勝歎也

黃曰細行之不矜則足以爲大德之累小物之不勤則不足以爲修德之至故小愆言嗣王求助而注曰天下之事謹其小夫觀人者當於其微者觀之宣王能謹微接下則無所不謹也吾於謹微之二字而見宣王之小心如文王使其能謹終猶始

則尚安得有白駒黃鳥之刺也哉然謹微接下質
 於今日之詩而無所見說者乃以為將用馬力而
 先為之禱祭馬祖又為擇其吉日此謹微也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此接下也夫卜吉日祭馬祖皆田
 獵之常事宜王所以謹微者豈獨此一事乎作詩
 者述其一時之事而作序者謹其平日之所為予
 以為此序如天保之序天保下報上之詩也而曰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古曰羣臣從宣王田獵之詩
 也而曰謹微接下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來

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垣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維

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李曰厲王之世政荒民散民皆不得其所宣王中

興始能勞之來之還定之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

得其所則足以見天下之無窮民也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滢獨蓋言衰亂之世富者猶可而貧者尤

可哀故為政必本於此如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

於鰥寡孤獨之四者則宣王之中興亦豈外是哉

伊尹之相湯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推而納之溝中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為之至故鰥寡無不得其所然後可以為中興之盛也大曰鴻小曰鴈鄭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而就有道歐陽公不從其說以為上下文不相貫遂謂遣使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其羽聲肅肅然而勞其體也王氏亦以鴻鴈比使臣其說比於鄭氏為優此章蓋言使臣巡行於邦國如鴻鴈之飛集於野以見恩意及此可憐之人則以鰥寡為甚哀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此言使臣既至招還流民為之興築其垣墉而百堵皆同

時而起言趨事也堵者五版為堵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計為民興築也民固勞病而其終又有安居究窮也鴻鴈于飛哀鳴嗒嗒歐陽公以哀鳴嗒嗒為使臣之自訴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矣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眾而為驕奢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人之所甚憚者有二曰土功也曰征役也先王之世乃能使斯民樂趨於土功若靈臺之詩樂趨乎征役若出車之詩者蓋知上之人勞我以上功之事者乃其所以安我也驅我於干戈之事者乃其所以生我

也故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自其始之勞民而言
 宜若使臣宣驕自其終之安宅而言則謂使臣如
 是之劬勞而其終乃安蓋用人者當求其後效也
 後世之使臣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
 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如
 此之類然後可以謂之宣驕鴻鴈使臣奚有是哉
 黃曰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故堯之治
 必至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後為極治伊尹之
 相湯必欲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而後為無愧宣

王安離散之民而至於鰥寡無不得所詩人所以
 深美歟鴻鴈一詩蓋美宣王勞來其民而流離散
 徙者今得其所居也先儒皆以為宣王遣使奔走
 於外故以鴻鴈之疾飛比使臣之勞苦夫此詩之
 序最為詳悉而初不言遣使臣之事則先儒之說
 無乃費辭乎陳少南謂鴻鴈隨陽轉徙初無定居
 飛集之勞無如鴻鴈者故詩人以為鴻鴈不安其所
 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其居而征行也其力
 劬勞宣王矜此可矜之人而哀此可哀之矜寡鴻
 鴈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為得地民之歸而作室則
 為得所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于中

澤之時也其末章則見宣王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此章以為維此哲人命我以劬勞而成安居之業若彼愚人之不恤我者則命我以宮室臺榭淫侈之事而已予請從少南說嘗觀大王遷岐而斯民從之以營宮室之事百堵皆興而鼙鼓弗勝衛為狄所滅之後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可謂勞矣而斯民皆樂為用蓋以為彼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鴻鴈卒章亦是此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此今反

夜如其夜未央於良反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

將七羊反夜如其夜未艾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呼會反夜如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君子

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李曰夫宣王勤於政事又以箴其太過故此詩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也箴以救王之失如醫者之治疾也嘗觀於詩如**耻**之詩曰刺淫泆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又有美也此詩既言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又有箴也蓋詩之不可一體而求如**終南**之詩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之詩既曰美宣王又曰因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正此之類夜如其夜未央此一章美宣王之甚勤然終不可以久也故二章則曰夜未艾言已

不能於夜未艾之時而設庭燎也至於末章又曰
夜鄉晨言又不能於夜鄉晨之時而設庭燎也夜
如何其夜未央宣王之始也其聽朝之時則問曰
夜如何其當夜未央之時而已設庭燎則其勤可
知也未艾毛氏曰久也王氏則以為夜未及盡也
蘇氏則以為將盡程氏則以為向盡如王氏蘇氏
則又為艾字按左傳昭元年秦后子曰何為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絕也則艾為盡意當從王蘇
程之說夜未央未艾皆言其尚早也庭燎之光言
夜未央之時已設庭燎而有光矣庭燎者設百燎
於庭待諸侯也周禮司烜氏曰邦之大事供墳燭

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郊
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僭天子也惟
其齊桓公庭燎之百為僭天子之禮則知古者之
設庭燎用百蓋天子之制如此將將鸞鈴之聲若
子指諸侯也言設庭燎之時諸侯皆至故聞其將
將之鸞聲也晰晰明也噦噦毛氏曰徐行有節也
此蓋言宣王之勤待諸侯皆至故聞其噦噦之聲
如此然終不可久也於其終向晨而朝焉晨曉也
向晨而朝禮之正也輝光也言觀其旂則天既曉
矣故見其旂也向者夜未央之時而視朝諸侯之
至但聞其鸞聲而不見其旂今則既曉而朝故可

以見其旂矣

論曰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旦視朝視朝必在於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為常也晉靈公將使鋤麇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失為恭敬之至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為勤也何者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銳於始而怠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

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為貴

黃曰周公思兼三王而坐以待旦孔子好學而終夜不寢宵衣旰食人君所難而早朝晏罷者惟勤於政事者能之晉靈公使鋤麇殺趙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然則宣王之勤美之可也而又奚箴曰慮其有始而無終也天下之理其進銳者其退速而過於勤者必繼以怠詩人愛君之深而全君於無過之地故曰美而箴之始曰未央中曰未艾終曰鄉晨其意微矣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李曰規者正負之器作此詩以救正其君亦猶規
之正負也沔毛氏曰水流滿也歟疾也此皆詩人
之取喻言沔焉流滿之水當盡朝於海喻天下之
諸侯當盡朝於天子今則不然如歟彼之飛隼載
飛載止飛以喻其來止以喻其不來其來不來如

此則以見諸侯有離散者嗟我兄弟兄弟謂同姓
之諸侯也邦人諸友謂異姓之諸侯也鄭氏曰我
同姓異姓之諸侯汝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
法為亂者汝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歐陽
公不取其說以謂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
宣王之過失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
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注未
得詩人之本義尔如蘇氏說亦是歸罪於諸侯故
當從歐氏之說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
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
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沔彼流水其

流湯湯毛氏曰放縱無所入也王氏以湯湯為無所歸皆未得見詩人之本意孔氏曰水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亦傅會其說恐非也蓋其流湯湯亦是其流赴海之意與上章同載飛載揚亦是無所止也蹟循也言念諸侯不循我之法度我心憂之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弭止也鄭氏以載起載行為諸侯妄興師出兵非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亦是作詩者憂之歐陽以為諸侯不循王之法度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此亦非也歟彼飛隼率彼中陵竊以此詩而詳觀之蓋

是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歟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言諸侯之循法度亦猶飛隼之率中陵也不可以讒之故而遂踈之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當懲之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敬王如此讒言其興可信乎

論曰如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則是厲王之世不能會諸侯而宣王中興乃能會之也宣王之始會諸侯必有以致之也至於此乃不能會之雖諸侯不至之罪必有以致之者宣王當以始之時而思之始也能朝諸侯而終也不能必有以也

如齊威王嘗率諸侯以朝周威烈王崩齊復往周王怒之是時諸侯不朝而齊獨朝之周乃怒之則不朝者得以爲辭矣今朝宣王者既困於讒言則不朝亦有辭矣此所以不可不規之也

黃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諸侯之於君豈有不朝之理哉水之必朝於海猶諸侯之必朝於君厲王無道而諸侯不朝宣王中興而諸侯又執玉帛而至矣竊意宣王銳於責治以法律御下而洪人之度有所未優故詩人作詩以正之焉如漢景帝時七國反不得已而殺晁錯至武帝時大臣議者多冤

晁錯之策務摧抑諸侯中山王來朝上置酒王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詩人之意亦欲宣王無念前日諸侯不朝之罪而遽責之也蓋亦自反而已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樺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曰正義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其所未知孔氏此言蓋以見規誨之義然以求賢爲教所未知

則不可宣王之始固嘗任賢使能矣至其末年寢不克終故好賢之心少怠宣王非不能求賢也特其心已弛矣詩人之意蓋以宣王之心不能慎終如始日復一日恐入於大患故箴之未已而又規之規之未已而又誨之誨之者教之也不必以教其所未知為言也詩之體不一有以首章一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而其下便序已意者如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先言鴻鴈于飛取興也後言之子于征序已意也如此之類可以易求詩人之意有連四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前既言

沔彼流水次又言歟彼飛隼而其意以流水喻諸侯之朝王以飛隼喻諸侯之不來則其詩意似難曉矣然其詩皆言朝王之事故可以知其為朝王之說也至於鶴鳴之二章十八句皆是取興殊無一句推序已意故其詩最為難曉其詩者正如淳于髡與騶忌子之相與荅問其問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則荅之以為何如又問曰弓膠漆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罅則荅之以為何如又問狐裘雖敝不可以補英狗之皮則荅之以為何如則古人之詩而欲以私意求之于載之下可謂難矣觀諸儒之說此詩毛鄭

則專以求賢之事王氏則謂既誨王以修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尚賢辯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爲善一詩之中分爲四意今此詩既不明序已意難以斷其是非今且從毛氏之說也皋澤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譬賢者之野處而聲譽振於中外也王者無謂隱而難求也蓋物無隱而不彰事無微而不著有其實者名必隨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古之君子身雖隱矣而名未有不著者若以其身之隱遂不求而弃之則版築之下不可以求傳說莘野之中不可以求伊尹爾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言魚之

性無常寒則藏於淵溫則見於渚譬如賢者在治則見在亂則隱惟在人君之如何耳不可不知也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蓋言人之樂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梓木小大各當其任譬人君之用才大才則大用之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小才則小用之而以次遷之焉言無所不用也它山之石至賤而可以爲錯也錯說文曰礪石也言石之至賤而可以攻玉世未有無用之物也人才亦猶是也漢王符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力正此詩之謂也下章之意亦與上

意同穀楮木也

黃曰 鶴鳴一詩說者不一蓋其序特言誨宣王而不言所以誨宣王之事是以說者無所底止或曰誨其用賢也或曰誨其修身也予以為詩人責宣王之用賢而因誨之以修身之說二者一說也古者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君不能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暗室屋漏之際或失一節而賢者不為之用檜之君臣逍遙遊燕而大夫去之昭公好奢而君子去之孔子之行非謂燔肉也為女樂也故詩人以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戒宣王謂天下之理未有隱而不顯微而不彰者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吾君勿謂宮闈之秘門掖之阻而田野之間不聞知也此亦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其下則言賢者之去就視其君之賢否故復以如魚之潛躍園之有草木者以為喻至其終則曰它山之石可以為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詩人自謂也它山之石可以錯利器可以攻美玉則吾之言豈不足以為君之誨乎嘗觀中庸之書必始於謹獨之學親親尊賢之道自修身始然後知此詩修身用賢同意也

祈父音甫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李曰毛氏曰祈父司馬也鄭氏遂引尚書曰若疇

祈父按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字則知鄭氏之說有據謂之祈父者掌封圻甲兵也昭公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元凱注曰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則祈父周司馬明矣此詩蓋言六軍之士深怨宣王之時司馬不得其人以至於敗故責司馬之辭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

士何為貽我憂恤使我無所止居乎爪士爪牙之士也蓋此皆是王者宿衛之士也底止也左氏曰天祚明德靡所底止亦是有所止也亶誠也祈父亶不聰言祈父誠不聰慧矣使我轉於憂恤之地不得以養其父母乃令其母為父陳饌食之具自傷不孝於親也

論曰此詩之意正如魯人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敗於邾而責臧紇則此敗而責祈父明矣按國語曰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此以證是詩夫敗于姜氏之

墟者宣王之罪詩人乃以責祈父者蓋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為可罪而任用祈父者亦不能無罪正如敗於邾者侏儒之罪而侏儒是使者亦不能無罪故詩中責祈父而序以為刺宣王也

黃講闕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陸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繫之維之

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被義反然

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李曰

馬五尺以上為駒皎皎潔白也繫說文曰絆

馬也維繫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

乘白駒而去者以白駒為賢人之所乘恐未必然

王氏曰皎皎白駒以況其潔白之賢人此言為當

但其下繼之曰馬臣道也為其未繫維也故稱駒

焉此則鑿矣蓋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

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苗我當繫

維而留之且以永今朝也言賢者苟肯食君之祿

我當留之且以延朝夕也賢者之用於朝其所施

設便可以慰國人之望如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

正卯其功大矣然亦必用賢可致治則所謂以永

通志堂

今朝者果何補哉蓋國人欲留之而不可得故其辭如此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鄭氏曰今於何遊息乎此說於焉逍遙則可下章於焉嘉客則此說為難行蘇氏曰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此說亦非詩人之意但欲賢者逍遙於此而已藿亦苗也夕亦朝也此皆是上章之意嘉客上客也亦欲為嘉客於此而已賁毛氏以為飾鄭氏以為黃白色王氏以為賁奔程氏以為賁然光彩貌當從程氏之說皎皎白駒欲其賁然光彩而來也爾公爾侯毛氏曰爾公邪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其意以為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逸豫之理此說為陋王氏曰言我遇賢人之舒也亦未必然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為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也才者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慎爾優游蓋言賢者不肯留乃相戒以優游逍遙也上章則欲其逍遙此章則以優游為戒也勉爾遁思思者助語也程氏以遁思為思其肥遁皆過為之說也蓋賢者相勉以遁去於山野中也自愛之辭也蓋上章既言留賢者此章則言賢者不可得而留也皎皎白駒至而有遐心上章既言賢者不可得而留無可奈何但欲其無惜音信耳言賢者如皎皎之白駒不肯食場苗在彼空谷甘於生芻

然其人乃如玉之潔也蓋言賢者雖貧賤而其德可寶也既不可留猶欲聞其音問故告之曰無惜爾音信當有音信通其好而無遠我之心也

論曰黃魯直太史嘗曰飛黃驟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驢長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賢者豈不知芻不美於場苗哉然甘心於貧賤者必不得已也太公辟紂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夫賢者之仕非不汲汲也聞有道之主則相率而自來何待於繫維之哉惟其遇不逢時則翕然而去國人雖

欲留之不可得也接浙而行猶以為緩也况欲留之哉遵大路之詩摻執子之手摻執子之裾摻執子之袂猶且不能留賢者非固拒之也是必有大不悅者不能奪其情也故人君不可不慎也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相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李曰黃鳥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為室

家相去之詩王氏蘇氏則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之說為優當從其說集說集穀而啄粟者黃鳥之所欲也亦猶仕於王朝而食君之祿賢者之所欲也今告之曰黃鳥黃鳥不得集我穀而啄我粟亦猶告賢者曰不得立王之朝而食君之祿則其訑訑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可見矣故賢者亦遠遁而去之以為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也穀祿也與邦有道穀之穀同言不肯待我以爵祿也既不以爵祿待我則當必有去志矣故不遠言歸而復反國之族焉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亦上同意不可與明言其不可

與之明言也不可與處言其不可與之同處也夫賢者難進易退上既有拒我之心其道且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安能講明國事而同處哉

論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願立於王之朝矣宣王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如山甫如韓侯或為將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好賢之心寢懈如山甫號文公之徒諫既不行言既不聽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既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黃鳥

之詩處賢者而不可與處則宣王之晚節較其昔
 日用賢之時固已霄壤矣唐明皇即位之初姚崇
 宋璟用事一時人才藹然而至及其晚節末路李
 林甫用事而在朝者乃庸回闖茸之徒無復有賢
 者矣以是觀之宣王明皇所為攷其始而較其終
 其不同如此則知中興之君其處心不可不謹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樛勅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勅六反昏姻
 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
 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李曰我行其野之詩亦無序不言其刺之之由故
 說者亦不同鄭氏則以為弃其舊姻相怨之詩蘇
 氏則以為甥舅諸侯求為卿士而不獲之詩王氏
 則以為民不安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恤
 之詩然以詩中文意反覆而攷之鄭氏之說為長
 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其
 義明甚鄭曰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月嫁娶之
 時甘棠詩曰蔽芾甘棠以甘棠之木而召伯舍其
 下則非小木也其曰蔽芾乃大樹之蔽芾能蔽風
 日也此言蔽芾其樛亦是樛木蔽芾然可以蔽風
 日非始生也樛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
中規矩立之路傍匠者不顧則樗乃惡木也蓋言
我行於郊野之中雖得惡木然其蔽芾亦可休息
今也乃弃於夫家如此則惡木之不如也遂惡菜
也陸元恪曰今人謂之羊蹄菑亦惡菜也以惡菜
猶可采而食而今夫家弃我如此則惡菜之不如
也孔氏曰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惟得
蔽芾然樗之惡木據下章言采其遠方是采可食
之菜上章言蔽芾其樗則非取可采為義王氏曰
樗惡木也尚可庇而息此說為長昏姻之故言就
爾宿蓋言本以昏姻之故是以就爾居而為室家

今也乃不我畜必當復反之於邦家而已新特毛
氏曰外昏也鄭氏曰新外昏特來之女也徐氏特
言其寡與蘇氏曰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徐氏之
說固不足取蘇氏以為匹字得之矣而曰大臣君
之匹則非詩人之本意鄭氏以為新外昏特來之
女則又失之矣今當從蘇氏之訓而兼用鄭氏之
義柏舟曰髡彼兩髦寔維我特特匹也言共伯乃
共姜之匹與此詩求爾新匹之匹同則是舍其舊
而圖其新失夫婦之道可知成不以富成當作誠
字誠信之誠論語舉此詩其字作誠則知成字當
從言也求爾新特蓋其當時必弃其舊姻之貧惟

富者之求雖曰求其新特誠不足以爲富適足以爲異也

子能

論曰漢光武嘗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後召見弘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使人人而知糟糠之妻不下堂則何以富爲哉況其富者又不足以爲富而乃安然爲之蓋亦未之思也詩人之作如文武成康之詩有美詩而無刺詩幽厲之詩有刺詩而無美詩惟宣王之詩美刺兼備蓋其始勤終怠一人之身所爲若二人故美刺之詩兼備焉讀六月崧高雲漢之詩觀

其愛民之心惟恐其不至用賢之志惟恐其不及雖未及文武成康之盛蓋亦庶幾焉及其此心一怠至於王化寢微賢者退處王師傷敗如兔爰之詩乃兔爰之時也而宣王祈父之詩類之賢能退處如遵大路之詩乃遵大路之時也而宣王白駒黃鳥之詩類之室家相弃如谷風之詩乃谷風之時也而宣王我行其野之詩類之此皆衰世之所當然而中興之主乃爾然後知人君之用心不可一日而自懈自弃也

黃講闕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校訂

通志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三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
烏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如翬斯飛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
嘒嘒其冥君子攸寧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
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女子占之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李曰宣王考室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
發焉所謂成室即此類也鄭氏曰宣王於是築宮
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
成室鄭氏所謂歌斯干以落之其言則是而其言
羣寢既成而釁之則非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
而不釁焉安神明之道也則此斯干考室未嘗釁
也而鄭氏以謂築室羣寢既成而釁之豈其然乎
秩秩斯干鄭氏則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
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一

章歐陽則以秩秩斯干至如松茂矣為一章然鄭
氏之說則以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
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則以為言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
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不如歐陽氏以為頌禱之
辭其說為優今當從其說而用鄭氏之意秩秩有
常干澗也幽深也言澗也山也各有常處而不遷
以譬宮室之固者也爾雅所謂如竹箭曰苞如松
柏曰茂苞本也蓋言竹也松也生於山澗之間茂
盛而不彫正如所謂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
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譬如人之居此宮室安

樂壽考之久亦如松柏之在山澗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毛氏曰道此非也鄭氏作瘡亦非也惟王蘇歐陽皆曰訓圖其說為長蓋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似繼也鄭氏曰似續若已午之已似續妣祖者已成其宮廟也其說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似續妣祖言其宮室內外皆如先王之制繼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其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蓋言其百堵皆興也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君有高臺深池之安必思吾民得安其居焉況夫古者

宮室則欲民有棟宇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西南其戶者西南向也然其所以西南其戶者則於此居處於此笑語而已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即禮記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也約之閣閣此章言其築牆也方其築牆以繩縮板其繩則在乎板上歷歷然而均閣閣猶歷歷也椽之橐橐言其既已成縮板則投土於板以杵椽築之皆橐橐然而用力然其所以如是也蓋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也毛氏曰大也孔氏曰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

以爲光大也歐陽氏曰君子增大而新之也蘇氏
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此皆因毛氏
之說而求之然蘇氏之說爲優如跂斯翼至君子
攸躋此章言其堂也鄭氏謂主於宗廟非也七月
詩曰躋彼公堂今此詩下言君子攸躋則知其爲
堂也明矣如跂斯翼言其嚴正如人之跂足翼翼
而恭也如矢斯棘言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如鳥
斯革言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故歐陽曰謂如
鳥驚變而竦顧也革變也如翬斯飛言其軒翔如
翬之飛而矯其翼也翬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君子攸躋言君子於是升此堂也殖殖其庭至君

子攸寧此章言其路寢也殖殖平正也覺直也噲
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熠熠也蓋言其正晝之時則
愷然而明至於夜間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
詩曰晝憲明愷夜堂深皆本於此君子攸寧言君
子居之而安寧也下莞上簟鄭氏曰小蒲之席也
竹葦曰簟陸德明曰莞草生水中鄭氏寢旣成乃
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非也據上文言宮
室之成宮室旣成此蓋鋪莞簟以寢臥下云乃興
則是爲寢臥矣非謂鋪席與羣臣燕安爲歡以樂
之此蓋言其有莞簟乃安寢於寢室之中旣寢而
興乃占其夢或夢熊羆或夢虺蛇此皆設爲之辭

以見其祝頌之辭非真夢也大人占之鄭氏曰謂以聖人之法占之不如王氏謂當時在位之大人也其大人占之曰維熊維羆此男子之祥也維虺維蛇此女子之祥也蘇氏曰熊羆物陽之祥也虺蛇物陰之祥也王曰熊羆強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此二說皆通蓋人之夢各有其類故祥若此乃生男子男子之初生也則寢之牀牀尊之也裳畫服也載衣之裳明其主外事也載弄之璋欲其有德也其泣之聲則惶惶然至其長大則皆佩朱芾朱芾者天子之服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所謂皇皇者華是也

室家君王言室家之內皆是君王者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也女子之初生則寢之地地中之一榻夜服也載衣之襦明其主內事也瓦紡墻也男子之初生則玩以璋女子之初生則玩紡墻則古人之教其子也已無非僻之心矣安得風俗而不淳厚乎無非無有非僻也無儀無有不善也猶所謂無咎無譽也唯酒食是議蓋女人之職惟議其酒食而不遺父母之憂也男子則宜其君王女子則宜其室家蓋祝頌之辭也

論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

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蓋築
其宮廟一則以為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一則以
為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然皆無所經見不足
信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
失之侈亦不失之陋觀詩中作宮室之制如所謂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等句不
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
不失之侈矣則於先王之為宮室非徒為美觀將
以承先王所為而已故曰似續妣祖易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未有宮室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古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

而已然尊卑不可無別而於此又不可以偏下考
之周禮宮室之制廣狹大小皆有法度存乎其間
後之人君失其意肆為奢侈千門萬戶之宮神明
通天之臺勞民費財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則後世欲求作室之意者當以周禮斯干求之
黃曰雜記載子羔言曰成廟則釁之路寢則考而
不釁考者設酒食以燕樂之也古者成室而燕之
必有祝頌之辭如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所謂
歌於斯奕於斯聚國族於斯與夫美哉輪奐之意
君子謂之善禱故斯干一詩皆考室稱頌之辭也
先則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

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則言其垣牆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至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雖然當天下甫定之餘而遽役民以宮室之事豈不過乎司馬光嘗曰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務哉嘗觀鴻鴈之詩見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散四方者安其居轉溝壑者得其所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而民有其室矣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也宣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吾聖人所以深取之與昔者蕭何治未央宮高帝見其

壯麗甚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則無以示威夫何之言則固有為之言矣而非為子孫法至於孝武皇帝以宮室疲弊天下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豈非蕭何啓之歟噫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因詳論之以為後世人君之戒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

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李曰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夫考牧者亦猶斯干所謂考室也考則言其歌以落之至於考牧則牧事有成恐與考室不倫然則所謂考牧者乃牧養之處而考之乎誰謂爾無羊至其耳濕濕羊非止於三百也言以三百爲一羣則其羣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羊乎故曰誰謂爾無羊黃牛黑脣曰牯九十其牯者言

牯者之有九十則不牯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牛乎故曰誰謂爾無牛孔氏曰羊三百頭而爲一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牯者九十頭故知牯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牯者之數也此說是也思辭也其角澌澌言其角聚澌澌然王氏曰聚而不相觸也羊以善觸爲患蓋羊好抵觸故以其角澌澌爲善也爾牛來斯其耳濕濕言牛以伺而動其耳濕濕然陸農師曰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得濕濕潤澤也故古之視牛者以耳濕濕則牛之安可知也祭義所謂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也或降于阿至或寢或訛此

言牛羊之得所也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
 訛動息各遂其性也訛者動也爾牧來思至爾牲
 則具此言牧人之得所也蕞所以禦雨笠所以禦
 暑餼食也言其飲食寒暑皆備也三十維物爾牲
 則具言毛色之物有三十或青黃赤白黑毛色別
 異者有三十物既別如此故其牲牲皆具祭祀則
 索而有之徐安道曰毛色異物各三十其牲具矣
 樽牛九十則三倍之羊三百則十倍之爾牧來思
 至不騫不崩此言牧人之有力以取薪蒸以雌以
 雄鄭氏以為搏禽獸以來歸王氏亦用其說歐陽
 則破其說以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

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
 樂也蘇氏亦本此說矜矜陸農師曰言羊之愛牧
 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此說為鑿不如且從
 毛氏以為堅強騫虧也崩羣疾也言羊之不耗散
 也陸農師曰羊之為物多瘦而病而又死善耗敗
 故於不騫不崩舉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
 曰潰潰者謂死相殲潰而善耗散也六畜言死皆
 善耗散而羊尤甚故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汚
 此言是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此言擾馴以從人
 之意也言麾之以肱則皆來入羊牢也牧人乃夢
 此章言占夢之事則亦如考室言占夢之事鄭氏

以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辭也室家
 溱溱則以為人之子孫衆多也歐陽氏則破其說
 以謂據詩言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
 文及人之子孫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
 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
 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可知
 以為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
 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
 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鴟鴞之詩曰予未有室
 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攔亦其室家
 也今當用其說旗旒所以集衆故為蕃息衆多之

兆也

論曰漢武下式為郎布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
 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之此言蓋
 有得於莊子之說也莊子所載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因問為天下之道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蓋言牧人得其道則牛羊自然蕃
 息牛羊蕃息則可以知當時萬物之盛多也蓋古
 人以畜牧之多寡而見其國之興衰宣王之時牛
 羊之數如此其國可知也然觀此詩之善形容數

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牛羊之得其所荷蓑荷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又以見牧人之得其所至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等句皆曲盡物態詳味此詩有以似牛羊之畫圖古人所謂詩中有畫者請以無羊觀之杜子美而下特其小者矣

黃曰厲王亂亡之後宮室廢矣宣王從而新之於是有考室之詩牧職廢矣宣王從而復之於是考牧之詩考牧者亦因其牧圉之成而作為禱頌之辭也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

膋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禱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前輩謂無羊一詩以畫出牛羊圖所謂詩中圖畫是也牧人乃夢與斯于言乃占我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夢也宣王中興而富庶之效已襲人之耳目不待夢卜而後信而詩人言之者蓋以人情當飢饉之餘則莫不以豐年為願也當離散之後則莫不以室家為念也人情之所欲者在此則詩人之所言亦在此學者當以意逆之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變雅從此始

小雅

通志堂

節反在切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其爾瞻憂心如惓

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節彼南

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瘡才何反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七感反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

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皮尸反俾民不

迷不弔丁立反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

於嫁反則無膺武音仕昊天不備降此鞠誥凶音昊天不惠降

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

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齏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

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誣式訛爾心以畜

萬邦

李曰家父周大夫也按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桓公之十五上拒幽王之卒七十

五年不知言所謂家父者乃春秋所謂家父乎不

可得而知也或曰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

皆字家父或又以為追刺幽王皆不知其真而意

之未敢信也歐陽公不以此詩為家父所作為序

者之誤然觀此詩末句如崧高烝民詩言吉甫作
 頌分明是家父吉甫所作無疑矣節彼南山毛氏
 曰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師尹毛氏曰師大師周之
 三公也尹氏為大師徐安道曰大誥曰越尹氏庶
 士御事尹氏庶官之長也言尹氏太師則三公兼
 庶官之長竊嘗攷詩書中皆有師尹之人如洪範
 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以指其人如詩曰尹氏
 太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
 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
 其來甚久詩所謂尹氏太師正春秋所謂尹氏當
 幽王之時專政至平王之世猶為卿故春秋之末

猶且專權則其為世卿也明矣節彼南山維石巖
 巖言以山石之巖巖然四方皆可以遠望而見之
 以譬赫赫然之師尹為萬民之所瞻仰惟其為民
 之瞻仰則其行事也必有以副民心之望矣大學
 曰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蓋為民所
 瞻不可以不慎一或不慎則為天下僂不足以為
 民所望也今也師尹所為不足以副羣心之望故
 憂心如惓惓燔也雲漢曰如惓如焚惓焚之類也
 惟其憂之甚故不敢相與戲而談言國之必亡也
 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國既卒斬卒終也監

明也言國既如此終至於滅盡為師尹者何不視之乎鄭氏曰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非也蓋此詩言所謂國者不必指諸侯只是言周之將亡而師尹乃恬然而不之慮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草木也猗長也如綠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草木無不茂也為師尹者宜盡其公心則物無不平今師尹之所為乃不能平心處事則事之不公者多矣是果何為邪薦重瘡病也左傳昭十九年札瘥天昏杜元凱注曰小疫曰瘥也弘大也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嘉美也蓋謂民無善言

但怨讟爾憯曾也懲艾也嗟憫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是天怒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是民怨也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宜其可以覺悟而乃曾不懲艾嗟閔者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也王氏於維石巖巖曰南山之高草木無不生之而維石巖巖此剛節也於此章則言南山之卑有草木生之以實其傍之畝谷此柔節也此皆鑿說也若以草木無所生為美事則草有所生為可刺矣剛柔之節詩人本無此意皆是於詩人之外自生此義也尹氏大帥維周之氏氏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其任之重可見矣當有以持國之鈞使無輕重於國外以

維制四方內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觀上文
 言不平謂何則是尹氏之不均也惟其不均則何
 以制四方而輔天子哉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所謂覺民
 必如伊尹而後可今尹氏所為如此安能覺民而
 使不迷惑哉惟其不能平心處事外不能維制四
 方內不能毗輔天子其民之迷無所覺悟則其亂
 必矣尹氏專以致國之亂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告
 之曰昊天不弔而使空窮我師王氏曰尹氏空我師而歸
 不宜如是之空窮我師

怨昊天師尹之所為王實使之而王之所為天實
 使之也龜山辯之詳矣曰天下罹此鞠訕知其無
 可奈何安之若命不敢以尤人故歸之天而已毛
 氏以弔為至鄭氏乃曰至猶善也歐陽氏不從其
 說以為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
 是也蓋此所謂不弔昊天如書云不弔昊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弗弔天降喪于殷相似左氏傳曰
 成七年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遂引此詩弗弔昊天
 之言為證則不弔不恤也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
 子以吳為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曰不

為昊天所恤則不弔為不恤明甚凡人之遭患難
 或呼天或呼父母此其常也北門之詩刺仕不得
 志也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黍離之詩閔宗周之
 為禾黍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則是人之遭患難
 多呼天也弗躬弗親前數章既深責尹氏此章則
 責幽王信任師尹也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
 以專恣也夫所謂躬親者不必如始皇衡石程書
 不必如魏文帝之按行簿書也天子當攬權於上
 不可使出於臣下今王權不出已故使尹氏得以
 專恣下文不自為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
 之而不信也仕察也君子之所為王當問而察之

則人之邪正可知矣今尹氏誣譖君子王不問察
 便以君子為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君
 子言王問察其事則以君子為有罪猶云可也今
 弗問弗察便以君子為非非罔君子乎為王者當
 平其心而已蓋公生明偏生暗王者之道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苟能平其心而
 正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不能逃吾之視聽惟其
 不公此小人所以得志也故教之以平其心而使
 小人不得進則不為小人之所危矣故曰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夷平也殆危也不為小人之所危則
 其瑣瑣然之姻亞亦無豐厚之仕也壻之父曰姻

兩壻相謂曰亞言其信師尹故師尹之姻亞得以類進蓋師尹之不平如此甚也昊天不傭傭均也昊天不傭降此鞠訕鄭氏曰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此非也與下文昊天不惠皆以不平不均歸之於天言天何使我不均而降鞠訕也鞠盈也訕訟也言民盡訟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鄭氏曰又不為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亦非也此正如瞻印昊天則不我惠言天之不我愛也天不我愛故降此大乖戾也蘇氏以為昊天不常而有此謗訟歟非也以昊天不順而降此罪戾歟非也此其說為甚繆於鄭氏矣鞠訕大戾雖

則如此然王者但恐懼修省則可以去其災矣故教之以在上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言已去小人則民心自闕矣安有鞠訕乎但夷平其心而致君子小人之所為惡怒是違矣安有大戾乎君子如屆屆至也如上文所謂式已也君子如夷如上文所謂式夷也夷平也闕息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章又言天之不弔問我民而亂未有所止且與月俱生言其日浸月長使民不得安其居故我心之憂如病酒然且歎其誰能秉國之平者乎成平也苟能秉國之成則無是患矣尹氏不平謂何則是秉國之成矣所貴乎大臣者貴乎均一而已陳平

之宰肉社下以謂使我得宰平天下亦當如宰此
肉則大臣必當得均一之道然後可矣尹氏失均
一之道所以歎曰誰秉國成幽王之不自為政故
使尹氏用事徒使百姓憂苦而不得安其居所謂
不自為政即前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是也鄭
氏以謂天不出圖書其言且怪可鄙矣駕彼四牡
鄭氏以此四句分為兩意上二句則以為大臣專
恣下二句則以見四方土地日以侵削於夷狄感
感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氏不從其說合為一
意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
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其說為簡徑言我心

之憂如此而為大臣者方且為惡日熾視其戈矛
欲相征矣言其快私怒也既和且平無事則又如
賓主飲酒相酬然蓋其性之無常如此所謂喜者
私喜而已所謂怒者私怒而已言其私喜怒不在
國家也昊天不平言天不使我均平使我王不得
安寧今王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人臣之正已者
小人之專權可以去之而不去忠臣之正已者不
可怨而怨之是誠不可與為善者也故家父作此
詩以窮王所以致訟之由庶幾訛王之心以養萬
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

是王之非然未嘗先論也惟當格君心之非則政
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故家父欲以訛王
之心心既正則小人不得用而君子進萬邦之受
其賜必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音羊父母生我胡俾我
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音餘言自口憂
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惛惛音營念我無祿民之無
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莫紅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
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評音信之占夢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
蓋厚不敢不踏音井亦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
胡為虺音暉蜴音星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音五忽我
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音七羊伯助予無棄
爾輔負音云于爾輻音方六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
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之若反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音彼

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椽竒矣富

人哀此惇獨

李曰

正月夏之四月也非建寅之正月也昭十七

年夏日有蝕之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

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

則否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謂正月同孟夏之四

月正陽之月陰慝未作也夏之四月而有繁霜方

為災宰浩建寅之正月有霜則不得為災也則知

正月非建寅之正月也當為夏之四月也正月繁

霜孔氏曰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

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

王急酷致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

孔氏之意以霜之所以降者以訛言之致此說非

也王氏曰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故我心

憂傷也蓋為非有繁霜但訛言爾此說亦非歐氏

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其國其

害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此說得之蓋以正月之陽

而有繁霜我心固已憂傷矣今也民又訛言其言

甚大則其心之憂愈甚矣將失也京京憂之不去

也癩痒皆病也夫繁霜訛言之為害幽王與羣臣

皆莫之憂惟此正月大夫憂之而已故哀小心而病也夫在天則有繫霜之異在人則有訛言之害其禍不難知也幽王之君臣而莫以為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蓄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屢見非不明甚民心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之亡也紂之時失日而不知問於左右左右不知問於箕子曰為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乎今幽王之世繫霜訛言為害上下相蔽曾莫之憂則周室危矣一國莫以為憂而正月之大夫憂之大夫其危矣父母生我胡俾

我瘡此言深歎生之不逢時也瘡病也言父母之生我胡為使我戚戚無聊而至於瘡乎不自先時如此不自後時如此而適遭此時所謂我生不辰逢天瘡怒是也毛氏以父母為文武非也不自我先非欲其祖先適當用之也不自我後非欲其子孫適當用之也此特深序其怨歎之辭自傷其適遭此時有此災厄也好言自口此則言小人之巧偽其言之美惡惟意好之者至於鑽皮出羽故為好言惡之者至於洗垢索瘢故為惡言莠言醜言也特任口之所出而不得其可愛可惡之實也我心之憂而愈愈然是以有侮也幽王之時在位無

非小人而正月大夫間於小人之列小人不以為憂而惟大夫為憂安得不遭其侵侮哉安得不懼其謗讟哉惇惇亦是已獨憂也無祿陳少南曰猶言不幸此說是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此言幽王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又并其臣僕皆從而陷於刑網以見其虐之甚也大夫見其如此故自傷其國政如是曰我何為而祿仕於此乎視彼鳥之所止者於誰之屋乎必有所擇也蓋以鳥之所止猶避其弋射之患而我乃處無道之朝何也左傳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鳥鳥微物猶有所擇自歎已之不如鳥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侯維也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喻小人此說固無害然不如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其說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如中林之木非不美也而乃為人所殘害天乃夢夢然而莫之覺察夢夢昏亂之貌也雖然天意豈真若是哉但天意未定爾故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蘇氏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則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者邪適當其未定故耳此言皆諸儒之所未及也謂山蓋卑此則以喻訛言者

謂山蓋卑則有為山脊言者有為大阿言者而皆
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止何也
故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訛
言可懲而王曾莫之恤乃召彼故老不問之以政
事而乃問之以占夢則其所問者非所宜問也賈
誼之於文帝問之以鬼神之事說者猶譏以為不
問蒼生而問鬼神況夫訛言之為害如此王乃舍
之而問占夢之事可謂非所問而問也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之君臣自以為聖而無有
知烏之雌雄者夫烏之雌雄豈難知哉雖常人猶
知之不待聖賢始知之也自以為聖而烏之雌雄

毛詩卷之三
王相臣

乃不能別則其與菽麥不辨亦無以異
為聖乎夫聖孔子不居以孔子之聖猶不敢居
人名而幽王何人乃自以為聖乎自以為聖則
不肯以其國事而下問其臣故但問以區區不急
之事則國家安得而不亂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局毛氏曰曲也踏毛氏曰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
北氏曰謂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
其脊以欽之謂地蓋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
累其足以畏之此說是也局曲其身也東京賦曰
云云注曰局偃僂也以天之至高宜其可以高舉
而乃偃僂而行以地之至厚宜其可以闊步而乃

通志堂

側足而行蓋言禍之不可測而安之不可恃也我之所以號呼而為此言皆有道理也哀今之人相為虺蜴之毒安行無禮無所忌憚何也鄭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此非詩人之意也但取其虺蜴之毒耳瞻彼阪田此章言已之特立而無助也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蓋浩浩者易污曉曉者難全自古邪說之害君子多矣已之守正則為邪者所忌已之好諫則為

邪者所嫉其道常不兩立故小人必思有以中傷而逐之然後已然在朝之臣其初求我以為法則唯恐失我非不好賢也及其執我以為仇則不我助也仇仇偶也此以見其孤立也以五陰而剝一陽則陽必消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謂陽之剝落而至於盡也以見幽王之朝小人背君子其如幽王何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此章言閔國之將亡也言我心之憂如有物纏結之者以國政之危故也鄭氏曰正長也憂念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王氏又以正為邪正之正言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此說比於鄭氏為長然不如歐氏之說正為政事

之政言古用字多通也厲危也燎之方揚寧或滅
 之言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方
 盛之宗周乃為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歐氏曰火燎
 于原其熱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
 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然詩本義正不如此顏
 師古嘗解此四句曰言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乎
 宗周之盛而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此論得之褒
 國名也姒姓也褒姒猶所謂齊姜宋子也威亦滅
 也此時周末滅而言滅者言其有滅亡之理也國
 語所載神龍吐漿糜弧箕服之謠雖曰知褒姒
 必為害然其為說涉於怪誕不足取也

之大夫知褒姒之必滅周者則以其國勢知之也
 卒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
 舉烽燧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
 烽燧諸侯亦不至卒有驪山之禍但以一笑而傾
 國家知此則傾人之國不在多也當此時也其去
 滅之時無幾矣歐陽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
 正至此始言滅周本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
 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之也終其永懷此章
 又言終其長思知君必陷於禍如困於風雨而載
 車以行其危可知而又棄其輔則其危甚矣輔輻
 傍之斜木也輸墮也既棄其輔則必墮敗爾車之

子厚
所載既敗爾事方請長者以助不亦晚乎如晉惠
公乘小駟慶鄭知其必悔弗聽既而戎馬還潯而
止於是號慶鄭與此將伯助予何以異自古昏亂
之主國未至於亂則多忽賢者之言至於喪亡始
思賢者之言有效雖悔昔日之不用已無及矣無
棄爾輔此又詳陳駕車之所當然也不棄其輔又
當益其輻屢有其僕然後不墮敗爾車之所載不
棄爾輔可謂慎矣然猶以為未也而又圓於爾輻
圓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
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嶮之地
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人而有畏禍之

心此猶可救也今也曾不以禍難為禍難則末如
之何也矣安得不輸爾載邪魚在于沼此章言居
於亂世無所逃其禍如魚在池沼之中不足為樂
雖潛伏之深亦昭昭然而易見蓋言禍難之不可
逃如此故憂心慘慘念國之虐政不可逃也彼有
旨酒又有嘉穀言小人之徒自以酒食相樂而大
夫獨憂也小人之徒以高爵厚祿遂為酒食之歡
雖為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
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
心惓惓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
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

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
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此此彼有屋此此小也
說文此字與此不同而訓以為小藪藪陋也言以小
人而有屋之富祿之腆則小人之幸也小人之幸則
民之不幸也民人不幸乃天之天害以掾破之也民
之遭虐富人猶云可為憚獨之人無以勝其貧實
可哀也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
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甚
而不堪也然則為幽王之民者何其不幸歟幽王
驪山之禍乃自取之而斯民受其禍斯民何罪焉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三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熠熠於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峩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趣馬矩音維師氏豔於瞻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
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
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

多藏不憚魚部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匪降自天子損反嗔子損反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
之毒莫背反四方有羨於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
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李曰鄭氏以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為刺
厲王之詩不當為刺幽王之詩其意以謂毛氏作
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改厲為幽蓋以此篇之中疾
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
篇之所云番維司徒也但以此篇不當言番維司
徒故以此為厲王之詩蘇氏以為不然鄭桓公在

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
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
言褒姒與番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
旻小宛亦以謂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
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十月之交日月交
會也夫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
日與月一年十二次交會其交會也或有日食之
變故交會必於月朔日食必於月朔言此十月交
會朔日辛卯也是時日有食之其醜莫大唐書志
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為幽
王之詩無疑矣日蝕而以曆推之則是當食也既

是日之當食乃為變異之大者唐書志云古之大
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
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
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
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
教之所由生也蓋以日當食而不食則是有德者
也日當食而不免於食則是無德者也春秋之時
書日食三十六後世曆家皆能推之則是當食也
日月交會而日必食雖日當食為人君者亦不可
不自省而孔氏云日月交會於筭可推而知則是
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位貴居尊恐其志意易

怠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尔夫以昭昭大明照
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此之甚
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
變警人君也蓋不如是則當日食而使人君無戒
懼之心是啓人君有怠慢之心也鄭氏謂辛金卯
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氏溺於緯家之說
故如此但日食自足以見其災異如春秋之書日
食有不言日者豈不為災異乎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言月當有微細之時日不當微細也柏舟之詩
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日不當微今日月胡交
迭而微惟日不當微而微故下民亦孔之哀言禍

將及於下民也言日月吉凶禍者以日月不用其常道也行道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陰斯蝕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雍月明則陽為之食矣凡日月之蝕者皆不用其常道然其所以不用其常道者亦有故焉以四國為政不用其善人故也夫以不用善人而所用者莫非小人而致日蝕苟能用善人則足以消變異矣左氏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夫以月食之變亦可以為變矣而乃以為維其常者王氏云月蝕非其常也然此日食以陽侵陰猶為常

也其說是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其當時偶無月食邪亦其以為常故不書之也熠熠震電此章則言其為災異非獨日食也其災異交午旁至而又熠熠震電貌震雷也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而有震電此其所以為異今此熠熠震電豈亦震電非其時邪推其震電非其時則使天下不安寧不善之兆也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則陷為深谷岸應處上今乃陷而在下深下之谷則進出為陵矣谷應處下今乃進而在上變異如此今之人曾莫有懲艾

四百廿五
之者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幽王之時日食如此又有震電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使能恐懼修省則日食之變必能自省矣況於震雷之類乎惟其不知自省天欲扶持而全安之有所不可此所以亂亡也鄭氏云皇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蘇氏云人各有常官皇家則皆總其權故以卿士目之豔妻指褒姒也美色曰豔左傳曰美而豔煽熾也言此羣小人用事而褒姒其勢方熾與之羣處夫以小人用事已足以致危亂之機

而況於羣小人之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於朝廷之上不可解也商紂之時在朝廷則飛廉惡來之徒用事於內則有妲己焉明皇之時在朝則林甫國忠用事在內則有楊妃焉幽王之時在外則有皇父之徒在內則有褒姒焉內外爲患如此安得不招致災禍哉此詩上三章則言災異之事下四章則言災異之由所用者非其人也西漢之末有日食則多責之大臣夫災異之興則大臣所不能無罪也然而人君亦當責己漢之君不能責己而責於大臣後世所以譏議之今幽王之時天變如此君臣皆有罪故責外所用之人

又責其內寵者言其所以致之之由也豔妻或以為閹妻則是厲王之時當從王氏以為褒姒抑此皇父肯自以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作不先就與我謀遂毀其牆屋使失其業而田卒為汙萊乎下荒曰汙上荒曰萊皇父虐民如此猶不知反曰我不殘害汝在禮法下當供上役也若以為下供上役果合於禮則秦始皇驪山之役亦可以為禮乎此皆皇父文過飾非所為言無不偽是也已之為非則自以為是已之害民而自以為禮此蓋多行不義者也下章則又言皇父之欺君皇父孔聖言皇父自以為聖

也當時君臣皆自以為聖故不肯求賢以自輔惟不忠之臣自以為聖故未嘗求賢以輔君作都于向向邑也作都于向之時則所擇之卿皆貪淫多藏之人曾不且愁遺一老使之守衛我王鄭氏謂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左傳曰不愁遺一老杜預注曰愁且也當從其說又擇其富有車馬者以往徂向此皆言皇父不忠之狀也當時大夫黽勉以從於王事雖勞亦不敢自誣猶且遭讒口之眾多況敢告勞乎苟告勞則罪日多矣下民之妖孽非自天降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其主凡此者皆由人也觀此詩日食震電山崩之變皆是

人為之致非自天也故為君者當責其在已而已
 矣言我悠悠居今之世可為甚病而四方之民有
 饒羨而我獨居此憂四方之民皆享逸豫而我獨
 不得閑暇非不能休也以天命至此不久故我不
 敢效我友之逸也苟欲自逸則安知他日不為禍
 邪觀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有饒羨者豈四
 方之民盡優游而自逸哉如所謂不宜空我師則
 四方無有饒羨矣所謂卒勞百姓則民莫克有逸
 矣乃為此言者蓋大夫方言其已之勤勞憂思故
 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為政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
 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
 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戒成不退飢成不
 遂曾我誓思列反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評聽
 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

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李曰詩之名篇皆掇取詩中之文以為之惟雨無

正酌賚般四詩篇名皆詩中無其文則別撰其名考諸左傳宣十六年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則知此篇其來久矣非必詩者之意然酌般賚三詩命名之義猶可曉惟雨無正為難曉作序者之說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雨自上而下譬政自君出其文不貫兼中所謂雨自上而下與夫衆多如雨其意皆不見徐安道曰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自肆與凡百

君子不敬其身可謂衆多如雨此皆附會而為之說未可深信以為然也此當闕之以俟知者浩浩廣大之意駿長也幽王之時天下被其虐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曰天之於民其始也德甚大今乃不終其德既生之矣又從而禍之以至喪亂饑饉之災以斬伐四方之國所以歸其禍於天也蓋之情疾痛則呼天本非天之不仁也其實召此者幽王之罪也人之為此言者特歸之於天而已亦甚其君之辭也旻天之威如此迺烈幽王弗之謀有罪既服其辜今則舍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陷溺而偏及焉豈畏天者之所當為哉夫天計

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者天之所討也畏天者亦在順天之所討罪之意而已今也非特有罪不之討而無罪者又且濫及焉有罪者不可舍而舍之則惡者無所懲無罪者當舍而不舍則善人無所恃所為如此將見上天震怒而不佐其國也周宗既滅宗周鄭氏曰鎬京也徐安道曰宗周者周為天下宗也言宗周則在鎬京此蓋祖鄭氏之說不如蘇氏之說曰周宗姬姓之宗族皆破滅無所底定則幽王之勢孤矣而其臣下皆離散故繼之以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正大夫者大夫之長也鄭氏曰上

公也王肅則以三事為三公大夫乃其屬孔氏以鄭氏之說為然王肅不合分為二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其說為有據當從王肅徐安道之說言此大夫之長離散而居莫有知我民之勞勤以至三公大夫及諸侯無肯夙夜朝夕以省視王事其君臣解體如此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宜其日當修省懼而為善今乃反而為惡以見其無遷善悔過之心也夫幽王上則為天所怒下則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攜貳其孤立無侶而不之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然則何亡國敗家

之有哉如何昊天此又言王之爲惡常自樂而不知自悔故呼天而告之以爲何如以法度之言而人不信乎今王所爲如此如行道之人不知所到言茫茫然而無所止定也猶所謂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雖然王之所爲固不然矣凡百在朝之臣亦當敬其身耳蓋爲王止於仁爲臣止於敬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敬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又責之曰胡不相畏乎汝不自相畏則是不畏於天也此句正猶孔子所謂吾誰欺欺天乎欺其心是欺其天耳不相畏是不畏於天也人欲知所以不欺天者不在乎他在不欺其心耳戎成不退戎兵

也遂進也蘇氏以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爲證誓御國語居寢有誓御之箴此言兵勢已盛不能退是無弭亂之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能兆豐年也胡爲使我小臣慄慄日瘁誓御侍御之臣也侍御之臣慄慄然而瘁而在位之臣無肯以此相告聞可聽之言則受其善而答之答之而未嘗行聞譖愬之言則拒其言而退止之蓋言不肯任其責也哿可也此言哀我之不能言者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當時之所謂能言者乃可於人意蓋以其巧言如水之流轉而躬受其休矣自古禍亂之世正人纔出一言則必受其禍爲正

人者故多全身遠害緘默而不言不然則為洩治
 之徒由是觀之其當時之緘默而不言者乃為不
 能言而喋喋自恣無所忌憚乃當時之所謂能言
 者維曰于仕此章言幽王之世而仕者可謂危且
 急矣其曰不可使者則得罪於天子其曰可使者
 則怨及於同列則其仕豈不危且殆哉蓋天子欲
 其臣之盡瘁也今也言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矣
 同列欲其同惡相濟今也以為可使則怨及同列
 也謂爾遷于王都鼠思憂思也此章言當時之臣
 離散而去也兩無正言大夫命之遷來王都其去
 者則無以家為辭也而此大夫乃憂思泣血無有

出言而不我疾也蓋吾之心在於為國則其出言
 無非為國在朝無有為國者聞吾之言則皆疾吾
 也今命之遷來王都則彼無不疾我矣既而又責
 之曰昔爾出居於外誰作爾室亦有作之矣今乃
 以無室辭我何哉此蓋責之之深也幽王之時大
 臣無有以憂國為心小臣則有憂國之心正月之
 尹氏十月之皇父所謀者皆無憂國之心至於小
 臣雖有憂國之心亦何補哉

小旻

密中反

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
 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滄滄許急反

訛音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禮反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曰鄭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

臣亂政兩無正言宗周既滅君臣離散皆是事之大者此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此其為說不足信然鄭氏既以小旻為政教此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至於小弁之詩亦曰政教為小是二說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子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說不行又別為之說以謂鸞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說自相異同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謂之小明在大雅者謂之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其說是也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

以大加於叔于田之上特以為之別爾其所以小
 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旻天疾威旻天說文曰
 秋天也王肅曰仁覆閔下曰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蓋言旻天之威迅烈敷于下土也沮止也王氏曰
 王者隆寬博愛以得天下之心而天下樂告以善
 道則無所事於疾威天下之善眾至如至誠由直
 道以圖天下之事有餘裕矣則無所事於回適其
 意以疾威刺幽王非也蘇氏曰天禍迅烈徧於下
 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說是也蓋言幽王
 不畏天禍天禍降於下不知所以順天使天有悔
 禍之意今乃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

而止也其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
 夫所貴乎聽諫者惟欲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則不從之今幽王之聽謀如此故我視其謀猶則
 但見其甚病也邛病也自古昏君暗主之聽謀雖
 曰善者不從不善者反從之原其本意豈固意不
 從不善者之謀哉蓋其意以臧為不臧而不臧者
 反以為臧也昔苻堅信慕容垂之謀而南伐晉後
 唐廢帝信薛文遇之謀而移敬塘節鎮當時羣臣
 皆以為不可而二帝獨以為謀之善自今觀之則
 其謀不善自當時觀之則當時之君必以為成功
 也滄滄訛訛毛氏曰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

稱其上說文亦曰訛訛意不稱也孔氏推廣其說以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稱其上其說皆不甚明爾雅曰滄滄訛訛莫共職也韓詩亦曰不善之貌其說又不分別二字之說為何如王氏曰滄滄苟有所合也訛訛苟有所毀也王氏此言雖以字生義然實得詩人之意劉向曰衆小在位所從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蓋同乎己者則以為是異乎己者則以為非則王氏之言實與之暗合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亦是此意蓋言小人之好惡如此則是可哀也小人之黨甚固故其謀之

善者則相與違之謀之不善者則相與從之故作詩者視其謀猶則安所止乎左傳曰天祚明德靡所底止祈父之詩亦曰靡所底止皆是訓至之意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今幽王之時卜筮既數故龜亦厭之不告其猶也其所謀者大多是非混淆故是用不集其發言者訥訥滿庭無能決其是非孰敢執其咎哉蓋所謀者一二而已則必有自任其責者所謀既多孰肯執其咎責哉左氏楚子伐鄭其六卿欲從楚其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如此則所謂執其咎苟執其咎則為事必欲遂事苟不遂則自受其

韋令也徒為其謀而不執其咎此所謂作舍道傍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也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
 坐圖遠近是以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王氏
 之說亦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譬如欲行而不先
 為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亦是終不得其道也哀
 哉為猶此章言當時之為謀非以古人為法言任
 其私意爾如國猶而經理之但其目前之細務非
 國家之要務也其所聽受者皆邇言其所爭辯者
 亦邇言無遠圖也夫謀之遠者近於迂闊而難行
 謀之近者近於切要而易用故近雖有小利而其

害隨至遠謀者雖目前未見其利而可以終身無
 害自非聽之者明安能慎擇而用之哉如彼築室
 於道謀於行道之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
 也所謂作室道傍三年不成是也國雖靡止或聖
 或否止定也聖哲謀肅又此洪範之五事蓋指當
 時之賢者也睠大也言國中雖未定而有或聖或
 否者民雖小而哲謀肅又者王當慎擇而用之無
 使如泉之流陷溺而敗也自古禍亂之興雖曰小
 人為之君子並受其禍幽王之時民之有聖哲謀
 肅又者雖其國之危亂非已之所為而其受禍則
 一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

虎虛手而搏虎無舟而涉河此皆人所易見故不敢也然常人之情但知其一自此之外而不知其他也喪國亡家之禍自非明哲君子莫有知者故我心之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其墜也惟恐其陷也言人皆莫知其他則戰戰兢兢惟此大夫獨如是也觀正月之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自常人觀之以天之高又何待於不敢不局也以地之厚又何待於不敢不躋也惟其知禍亂將至常人以為無害君子以為為理之必至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

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音冥

蛉音零有子螺音果贏音力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

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寡宜岸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李曰宛小貌翰者毛氏以為高不如蘇氏以為羽

也言以鳩之小鳥而羽飛欲至於天也毛氏曰行

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蘇氏亦曰宛然

鳴鳩而求戾天亦難矣以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此說與毛氏同而歐陽深破毛氏之說以謂小宛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幽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此說是也蓋以鳩之小鳥而猶有高飛及天之志而幽王乃不能勉強行道而墜文武之業是飛鳩之不如也王氏之意亦與歐氏同惟幽王既不勉強於此矣故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指宣王也宣王能夙興夜寢故能成中興之功今幽王乃自怠自棄無興復之心則文武

之業墜矣故念昔先王以傷幽王不能然也蓋治亂之分勤與怠而已成天下之事者莫先於勤壞天下之事者莫先於怠文武造周家之業亦曰憂勤而已宣王成中興之功亦曰憂勤而已惟其憂勤故能成文武之業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思兼三王是亦宣王之有懷二人也周公坐以待旦是亦宣王之夙興夜寐也周公惟其勤故能守文武之業宣王惟其勤故能興文武之業今幽王乃不能如此此周之所以衰也先人毛氏曰文武也而孔氏廣其說以謂王無德而念其

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歐氏以先人爲宣王是矣而又以有懷二人謂下章所謂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齋肅通明雖飲而溫克一人則昏愚無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樂此又曲說徐安道曰幽王之先人既勤思文武之道此爲得之齊聖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史記亦曰幼而徇齊毛氏曰正也齊聖聰明之稱言齊聖人之飲酒溫則和而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正所謂不爲酒困是也彼童昏無知之人益醉日富鄭氏曰童昏無知之人飲酒日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此不如陳少南之說益富也付

朝夕於醉而日以增益也惟幽王之時如此故戒之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王氏曰言各者則并戒其羣臣也各敬爾儀者以天命不又也又復也天命不再來也汝旣以酒敗則天必罰之而其命不再來矣治積昧醉而亡其喪宋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則天威其可不欽哉中原有菽歐氏以此二句爲勸勉王爲善之意言中原有菽庶民皆可往采采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爲爲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爲也又言人性之惡可變而爲善譬言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爲蜾蠃子也此言雖無害然不如且依

毛鄭之說從毛鄭之說則與上文相貫上文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其天命無常之意言菽生於中原惟有力則采得之以譬人君之位無常惟有德者則得之螟蛉之子螺贏負之以為己子以譬幽王苟不能養其民亦將有德者養之以為己之民也式用穀善也教誨其子而善從之所謂類我類我是也陸農師曰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云祝之曰類我類我蓋其音之然也夫天下不可以常有也商之季而有周正如有力者之采菽螺贏之負螟蛉豈可常哉惟有德者則得之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雖渠也視

彼脊令之鳥或飛或鳴未常止息人亦當如是也日猶言此日也日既往矣日將行矣日月之逝其速如此幽王宜夙興夜寐庶無忝於所生矣所生指宣王也宣王能明發不寐有懷一人幽王苟能夙興夜寐則不忝其父矣交交桑扈交交毛氏曰小貌歐氏破其說以謂交交者往來貌率循也桑扈竊脂也陸璣注曰青雀也好竊人肌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未嘗食穀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則是桑扈未嘗食粟也今也循場食粟則非其所宜矣亦猶我之填弱鰥寡而乃以為宜入於岸獄則亦失其所矣

此所以可哀也民之不可以入岸獄亦桑扈之不
可食粟今幽王乃以爲宜正所謂倒置也幽王苟
握粟以試之桑扈自何能食粟乎不能也能知此
則知岸獄非民之所宜也温温恭人言幽王之暴
虐如此則廷之臣危懼而不自安故我温温恭人
如集于木恐其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其墮
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其陷也夫以漢文帝之
時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治而賈誼猶以爲抱火
厝薪蒸之下况幽王之時天怒人怨禍亂之至理
之必然當時在朝之臣當何如哉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後學成德校訂

